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十八回 老變種李府受聘 彌勒佛得遇世兄

詞曰：殘暴才是桀紂，仁君喜得姬周。白魚呈瑞入王舟，化起關雎稱守。

十亂同扶社稷，四方平定干戈。聖作相依八百秋，自古推為長久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老人家李善，見公子刮去無影無蹤，急得無法可施，只得趕奔出城來，到保賢橋自家門首叩門，老夫人開了門。老人家一直哭進了門，叫了一聲：「老夫人，不好了！老奴同公子前往王府，不知怎麼嚇瘋，睡倒花園之內。幸喜未曾喪命。卻而嚇得口道瘋言，想必是王太爺不認女婿，欲想暗害，亦未可知。多虧王夫人把老奴喊進，把了一個包裹，開了後門。是我馱了公子回來，走到半路之間，忽然颳起一陣大風，把相公刮離身軀不知去向！把老奴急殺了，只得回來報知老主母。這事怎麼好？」老夫人聞聽，嚇得癡呆半響，方才放聲大哭。叫聲：「親兒呀！你不信為娘之言，才有此禍臨身！王志遠為人不善，果有此事。親兒呀！你若有差遲，叫為娘所靠何人？」哭得如醉如癡。老老人在旁解勸，叫把包袱收起。老夫人只得止淚，收起包裹，這且不言。

且講李二公子，被一陣風刮到一座高山上面洞府，有位鮑真人。他乃是一位神仙，知道未來過去之事。真人用雲帶在公子臉上一拂，將公子嚇的瘋痰盡皆拂去，李電登時睜開雙睛一看，只見上面坐著一位道者，頭戴一頂束髮紫金冠，身穿鶴縵道袍，腰繫絲縑，腳登芒鞋，手執雲帚。叫聲：「賢徒，你近前來，聽我吩咐。」李電聞聽，連忙跪倒，口稱：「大仙，弟子在王府花園被惡人嚇倒，不知怎麼被大仙救在此處。有何吩咐，弟子謹遵。」真人取了一口寶劍在手，叫聲：「賢徒，為師如今贈你一口寶劍，能除奸消災，斬妖滅怪。將來你的功名富貴，總在此劍。我有四句易語，聽真牢記。」念道：

偈語曰：此劍飛君佩，兩劍立除殃。臨時須奮勇，東北定震祥。

李二公子聽罷，忙接劍口稱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李電願師父聖壽無疆。」鮑真人叫聲：「賢徒罷了。你且歸去，安汝母之心。」吩咐三腳蟬將公子馱送回去。二公子上前拜辭師父，扒在三腳蟬身上，叫聲「閉眼」，只聽得呼呼風響。不一時早到自家門首。金蟬將公子放下，一陣風回山去矣。二公子用手叩門，老人家開了門，喜不自勝，說：「相公回來了！夫人沒你，都哭壞了。」公子進內，跪倒母親跟前，叫聲：「母親受驚了！」老夫人一見，悲喜交集，叫聲：「我兒起來！你怎的回來的？」公子說：「孩兒差了一支鞋子。」李善取了那一支鞋子，與公子穿上。夫人又問：「你這身上寶劍從何而來？」公子就將王志遠不認，怎麼相害，後來嚇瘋。虧得鮑真人救上了高山，拜他為師。師父贈此寶劍，說我富貴功名皆在此劍身上...夫人大喜，說：「蒙你岳母贈了金銀首飾，可以閉戶讀書。」公子遵命。

不言李府母子之事，再說老變種王志遠，當時躲過之後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只得留他救了女婿。晚間收拾安寢，一夜無詞。次日早起，備了名帖，吩咐打轎伺候，去拜李大老爺。即刻轎子打在福祠跟前。只見那頂轎子卻也實有講究，大陽頂，玄色西紗緯幔，裡面是玉色綢甲，裡四面掛角拖須，栗樹轎橋，四角包銅，鐵環兩旁玻璃亮窗，紫檀扶手。轎內兩旁插花，有掛鏡痰盂。轎子伺候現成，不一刻，老變種走將出來。怎生打扮：頭帶灑花絨帽，身穿古銅色萬字紋按花袍，腰勒舍邊寶藍帶，足登鹿皮窄筒靴。老變種上了轎，轎簾放下，一聲後起，抬上了肩，出了府門。後跟一眾爺們，轉彎抹角，早來到東門大街，進了西柵欄，走到李府門首，轎子站定。有家人趕至門內，手中取了帖子，喊一聲「門上那一位爺們在？」門上爺們站起身來，問「你駕是哪裡來的？」回道：「我們是通政使司王太爺，面拜你家大老爺的。現有帖在此。」那人接了帖子，回了張三太爺。張三接了帖子，走到轎子面前，叫聲「太爺」，王志遠說：「張老三，你與我回聲。一來面拜，二來還有要緊話講。」「是」，張三答應一聲，取了帖子進內，到南書房見了李雷，將帖呈上：「回大老爺，今有桑南岡王志遠王太爺，親自坐轎來拜大老爺的。說是還有要話面談，請大老爺示下。還是見與不見？」李雷叫聲：「張三，王太爺親自前來拜，豈有不見之理。快請廳上相見。把帖子帶了去，說我大老爺帖不敢領。」「是」，張三答應一聲，出了書房，來至大門轎前，說是「大老爺請太爺廳上相見，原帖不敢領。」說罷，將帖呈上。有家人接過，進了大門福祠，下轎步進廳堂。

且說李雷見張三出去，叫了一聲：「老邵呀！王志遠所來不知何事？」邵青道：「王太爺是親是友？」「老邵呀！就是我的孽弟岳丈。」說：「大老爺，可是窮李二的泰山？」李雷道：「就是他。」邵青說：「令弟媳的人品，可好麼？」李雷說：「好的，有十分人才。」說：「大老爺，如今正室沒有，何不帶家來成一莊好事？」「老邵呀！你說的話不在情理。我兄弟妻子，如何要得！」邵青說：「要得。依我不妨，可以做得。」李雷問道：「怎樣？開口說麼？不要王志遠動氣。」邵青走到李雷耳邊，說「如此如此，便可行事。」李雷聞聽大喜，即刻換了外罩，走上大廳，說：「太爺，有失遠迎。」王志遠站起說：「大老爺，真真是來福之至了。聽你得了金圖章，馮大人托專拿叛黨，你公然是位馮大人了。」李雷說：「不敢，乃是世兄大人的意思，李雷一點造化。太爺一向納福？」「托太老爺福，到也罷了。」有家人獻茶，茶畢起身，將王志遠邀進西花園。王志遠抬頭一看，只見花廳上面，一色的珠添欄杆，擺設古董器物，無不華潔。王志遠一見，嚇出一身冷汗。二人坐下，邵青上來，見過了太爺，也坐下來。爺們又獻上茶，茶罷閒談，少時擺上中餐用過，泡了蓋碗濃茶。王志遠袖內取出一封書子，遞與李雷。李雷拆開一看，切齒痛恨。你道是何書子？就是樊惠昌進京的書子，上面寫的李雷惡處。李雷看罷，折起謝了王志遠。邵青在傍看見此書，暗吃一驚。到了晚間，擺了全席三十二碟四點一齊上來，又吩咐取鶴杯上來。三人坐下飲酒。斟一杯在鶴杯內，只見杯中飛起一雙鶴來。王志遠一見大喜，問道：「大老爺此杯，從何處而來？」李雷叫聲：「太爺，此杯出在天台山。有塊鶴石，受了日精月華，能與飛舞。後來取將出來，剗成此杯。倒酒鶴飛出現，乃無價之寶。」王志遠稱羨不已。少時上了兩個菜，李雷假作告便，叫聲：「太爺，失陪了。」站起身來入內屏風。邵青見李雷去後，又斟一杯酒來，叫聲：「太爺請酒。」又照了一杯，邵青道：「門下聞得太爺有位令愛，才貌兼全，未知可曾受茶呢？」王志遠見問，登時改變愁容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，邵先生不要提起！小女雖未受聘，奈因小時許了個不長進的畜生了。」邵青故意問道：「請問太爺，此話實不明白。」王志遠道：「就是保賢橋李鳴遠那畜生，可是不長進！」邵青大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太爺，此人要想娶親，一世也不能夠。太爺不知細底，當日在此，穿吃現成，幽僻讀書，將來功名上進，還愁大老爺不代他娶親麼？只因他不安本分定要分居，三番兩次與大老爺吵。門下也曾勸過，哪裡肯聽！後來大老爺動了氣，一時之間將他分出一所住房，現成物件，約有二萬之數。又是門下勸大老爺，又與現銀數千。誰知他竟十分不好，不數年之間，將銀兩大嫖大賭，浪吃浪用，花費乾乾淨淨。如今似乞丐一般。先前大老爺聞知他母子窮苦，送些柴米與他，他反將來人痛打。家人回來哭訴，大老爺這才冷了心。所以如今絕不管他之事。太爺，此事到要斟酌，若要執意，豈不誤了小姐終身大事？」王志遠一聽，氣得目定口呆，叫聲：「邵先生，此事老夫未嘗不知，奈一時並無主意。」邵青說道：「依門下看來，極其易辦。好在當初未曾收過聘禮，在口齒之間不為定准。如今大老爺喪偶，現在要續弦，門下出來多件事，吃杯喜酒。太爺何不將小姐配與大老爺？到是一莊美事。將來日後太爺亦有靠也，強若為乞丐之岳翁！門下金石良言，望王爺龍腹思之。」王志遠聽言，正合己意，十分歡喜。假作歎氣，道：「邵先生之言，亦復有理。再為斟酌可行。」邵青說：「太爺不必商議，此事辦得很好，就是今日為定。太爺愛此鶴杯，就取一對以為聘禮。」王志遠假作推辭，只見李雷走出，叫聲：「太爺，失陪了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來得正好。門下多事，與太爺說明白了，把小姐配與大老爺。門下討杯喜酒吃吃。快過來拜見泰山，」李雷在屏風後早已聽得明白，他依邵青之言，手執鶴杯，深深一躬，叫聲：「岳丈大人請上，小婿李雷拜見。無甚為定，就將此杯權為聘禮，望乞收納！」王志遠這才收了鶴杯，揣入懷中。須臾席散，老變種告辭上轎回府，這且不言。

且說李雷身邊有個書童，名叫王福，乃是老人家李善的外甥。今日在席前聽得此事，心中十分不服。伺候席散，溜出大門，前去送信與太太，卻好李電母子打發老人家進城探信，卻卻中途遇見王福。王福硬將此事細說一遍，兩下分別，王福回轉書房不提。

再言老人家聽得此信，一直哭進家門，見了老夫人，細訴情由，把此事說了。母子聞言，氣得暴躁如雷。老夫人說：「兒呀！如今沒有別的，明日叫船，趕到南京，我和你去見馮大人，把此事告訴與他，要他作主。」便叫老人家喊下船支，預備明日動身。李善答應去了。一晚無詞，次日天明，老人家喊了轎，將夫人抬上船，公子步騎，將家內門戶鎖了，一路來至河邊，下了船，一路直奔南京而來。正行之間，對面下來四號官船，旗幡上寫左軍都督府。原來是溫信忠大人的坐船。只見迎面一號小船而來，船上水手高叫道：「來船不可前進，大人的座船到了。」誰知這邊掌船的是聾子，他那裡聽見！水手又喊了兩次，來至切近，水手用篙子一搗，搗了撩在下面不能行，掌船的喊叫，兩下裡吵鬧，驚動大人。問「何事喧嚷？」爺們回說：「對面來了只小船，叫他讓開，假作不知，迎面而來，擋住座船。所以吵鬧。」大人聽說，親自步出船倉，站上船頭一看，只見對面船內坐著一人，面貌相熟。定眼一看，便開言叫道：「船內坐的，可是二世弟李鳴遠麼？」二公子聞聽，連忙出倉一看，叫聲：「船上可是溫世兄麼？」溫大人說「然也」，著人攏船搭扶手，即刻將二公子攙進官船，世弟兄相見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